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蕃偽
兵馬犯承楚州上謂輔臣曰朕為二聖在遠生靈久罹
塗炭屈已請和而金復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
江決於一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
聖斷將士可奮決可成功臣等願効區區亦以圖報上

因曰伐蔡之功亦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沈與求曰今日親征亦由聖斷遂詔神武右軍

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

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熊克小歷時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馬家渡淮西宣

撫使張俊軍在采石遂詔光世以所部兵援世忠且令俊移軍於建康與日歷所書不同按俊此月己卯始除浙西江東宣撫使此時未為宣撫克蓋小誤 詔四孟朝獻候過防秋取旨

權戶部侍郎梁汝嘉等奏左藏庫權貨務都茶場見管金二萬一千餘兩銀九十六萬七千餘兩乞並隨駕應

副支用紬二十萬匹絹一百六萬四千餘匹羅一萬二千匹乞起發一半從之 起居舍人劉大中兼權中書舍人 太府少卿馬承家知衢州承家聞警奏即請外補時盡室登舟以行言者論其陰懷苟免乃詔承家依

舊供職

十月癸未依舊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務仍鑄印以賜庾請即尚書省置司行移如本省體式合行事從權便宜施行置降賜激賞公使庫如都督府例

又請秘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密院諸部案牘各差本
司官一員於深僻處收寄大理寺官告糧審院左藏東
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倉都茶草料場官吏並留太常司
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雜買務並量行存
留宗正寺國子監勅令所大宗正司雜賣場並令從便
庾又請留臺官一員以警違慢皆許之庾乞輟留精兵
三千人分擘使喚乃命留神武中軍五百人及統制官
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銳第五將臨安府

將兵皆聽度節制 勒停人巨師古復拱衛大夫忠州防禦使充神武右軍統制軍馬用張俊請也

戊寅洪州觀察使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便州軍安奉從之於是親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便避兵矣

己卯趙鼎等進呈乞將韓世忠等奏報蕃偽人馬犯承楚等事割付奉使大金魏良臣往軍前商議早行約束上曰和議蓋非得已儻得淮南兩路百姓安業即內帑

物帛自可了其歲幣不須更動戶部財賦朕宮中並無用度凡內帑所有專以養兵而已沈與求曰陛下為愛惜生靈之故至捐內帑以充歲幣此盛德事也 太尉

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以事係機速更不降制止令尚書省出勅

直徽猷閣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李謨添差兩浙路轉運副使時左朝奉郎王俟直秘閣吳革並為副使戶部侍郎梁汝嘉面奏乞用謨故有是命 初武岡軍搖賊

楊再興連年作亂湖南安撫司遣統制官拱衛大夫秦

州刺史吳錫以所部討之及是大破賊徒獲再興之二

孫得良民被掠者甚衆

明年三月癸巳推恩據湖南奏稱括出被擄良民八千餘人今

第云甚衆俟考

是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

如揚州初上聞敵騎渡淮再以御札賜世忠略曰今敵

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

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敵衝萬一透漏存

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

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
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初敵騎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
為兵勢甚少趙鼎曰金前犯我境乃入敵國即賊也故
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豫境即官軍也故按隊徐行
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庚辰侍御史魏矼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需以
急速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時朝士中尚有懷疑者或見
趙鼎曰茲事甚大公宜審處無貽後悔鼎不答會侍從

及臺諫官同日請對鼎留身奏曰今日侍從臺諫對必及親征事願勿為羣議所移上意益堅既而礪等與吏部侍郎鄭滋等以上親總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今

此金敢大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

伐敵謀上曰正朕志也

此以趙鼎行實增修然日歷臺諫以初五日乞對侍從以十一

日上殿疑不同日今且從行實所云更須參考

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

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右朝散大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徽猷閣待

制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統兵為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議論激昂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為人語甚壯膽志頗怯更觀其臨事能副所言與否鼎因稱馬擴極有才可用上曰宜令留守司使喚孟庾曰臣亦欲以此為請胡松年曰擴嘗見臣欲自將三千人禦敵鼎曰擴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區區庸蜀遂致強霸與求曰今日正當拔卒為將之時臣聞擴持軍嚴整願陛下留聖意湔拭而用之上曰齊小白能忘

射鉤之讎而用管仲朕豈不能用擴然能用之止與三
千人非是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彼必能
効死力以報朕與求曰陛下駕馭諸將如此何事不濟

鼎對曰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幸甚

擴此月丁亥
除樞密承旨

先是擴奉祠居福州鼎開督府引為詳議官故薦用之
辛巳右儒林郎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特改合入官以
薦對故也 是日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次鎮江府而泗
州言得宿州牒已差引伴官孫少卿至境上乃命良臣等

分析仍權將禮物私覲寄留鎮江止持國書物錄取天
長路星夜前去仍令韓世忠差近上使臣催促出界時
良臣亦遣書狀官梁植持稟目遺輔臣大略言和議本
為淮甸今既進兵百端懇請終恐無益况臨難解紛世
無此理自古兩國議和皆以勢力相埒不能相下於是
有講和脩睦之請息兵安民之議未聞以弱和強彼初
無畏憚曲意定和者也澶淵之役規摹宏遠昭然可見
比年諸將蓄銳練兵志氣思奮百倍於前日第以朝廷

方篤信詐和之請斷然不疑歛兵不動以示誠意遂遣
使命淹延歲月墮欲奮之士氣乖違附之民心今和議
未定敵兵已集竊聞宣撫韓開府奮袂怒髮遂統全軍
絕江伺便以進其行踊躍如赴私讐議者謂必能成功
獨念建康控扼之地聞朝廷已遣張太尉提兵迎敵敵
已壓境此行似不可緩仍命劉開府相與應援以破逆
賊三不救之說將和兵奮敵氣自懾則銜命以往宣國
威靈庶乎其有濟矣苟不知出此止為退懦之計效尤

前轍示之以怯使吾軍士氣不揚乘輿再動社稷危
萬一敵革前日之弊所至按兵不擾遲以歲月人心苟
安則大事將去矣而乃以一介之使馳入不測之廷是
猶以羊委虎至則靡爾何功之有

詔良臣等分析在此
月壬午梁植離鎮江

在甲申今
聯書之

壬午右司諫趙霈請令講讀官權罷供進講義侍從官
權罷供進故事埃過防秋無警報日如舊從之初經筵
乞開講會上將親征詔別令擇日故霈因有是請焉

宗正少卿直史館范冲錄其父祖禹紹聖間報國史院

問目以進又具朱墨本去取體式請更憑衆議修立詔

送史館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本各據所見自以為疑將何以取信哉以是益知

人臣不可以有黨有黨則不惟貽禍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然而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否思過半矣人之邪正固可以類見事之信否求之以當時之實參之以故老與夫賢士大夫之所傳其幾數范冲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更憑衆議者定其用心亦公矣是宜太上皇帝之所聽從也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殿學士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不許辭免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當大

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

故有是命

朱勝非閑居錄紹興四年冬劉齊金人合兵犯淮泗朝廷震恐宰相趙鼎昔嘗失身於偽

楚初無敢薦者而浚獨薦為言事官鼎德之至是乘急變召浚復秉樞機其言失實今不取

直龍

圖閣知建康府呂祉奏淮南兵馬動息趙鼎等稱江上

探報唯祉最為詳密慷慨敢為兼有措置如此等人材

實不易得上曰呂祉真有方面之才上又曰朕留意人

物固欲得賢士大夫協力以濟國家之難且如鄂州劉

洪道初緣呂頤浩薦對所言多誕謾不實雖略有麤材

亦何所用之胡松年曰君父之前猶敢誕謾顧何所不
至沈與求曰洪道頃知明州脫身先遁一城生靈盡殪
於賊至今一方之人怨入骨髓上曰今鄂州乃上流之
地緩急安可倚仗更須別擇守臣 詔沿海制置使郭
仲荀兼總領海船朝廷聞總領官和州防禦使同管閭
門公事張谷裕卒故就命之

甲申降授光州觀察使神武前軍統制江州駐劄兼節
制舒蘄黃州王璣復建武軍承宣使江西沿江制置使

大理少卿張杓乞宮觀上曰杓為理官頗有平允之稱
邇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所以
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
抵刑獄以明恕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杓亦久任理官
不畏強禦極有執守上曰當議陞擢以為理官之勸參
知政事沈與求奏頃臣曲謝已蒙衣帶之賜乞罷正謝
日所賜衣帶鞍馬許之 初淮東州縣聞敵入犯承楚
之民相率控守水寨而帥司選官除去運河壩閘以阻

敵兵至是言者以為若使承楚水澁船不能動則民社失其地利敵騎衝突直至江岸占據渡口復驅江北之人以布土袋填塞壩閘頃刻可辦依舊引取陂塘之水舟船復可通運是乃所以助其勢大害有四無一利也一者貽敵之笑謂我畏彼反生欺忽之心二者以顯官兵無北渡之意愈失江北人心三者水寨既失地利忠義之人無以措手足反墮敵計四者鹽商不行有誤朝廷進軍財計誠為痛害

乙酉詔通泰真揚州守臣更切體度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敵船及不得有妨湖泊水寨民社保聚自金人

入境揚州官吏退保陰沙承州官吏皆散淮東轉運判

官郭楫亦挈家先遁徽猷閣待制新知揚州宋伯友至

鎮江奏言孤獨一身委實前去未得乞那兵萬人與韓

世忠同赴敵迎戰乃命伯友從便先次交割

伯友從便交割指揮

在丙戌日
今併書之

伯友引疾乞奉祠許之

伯友十二月丙子
提舉江州太平觀

丙戌詔遣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

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察敵情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賈勇爭先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 詔常程事並權住俟過防秋取

旨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速降黃榜預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 詔刑部尚書章誼吏部

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需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郎官汪思溫度支部
官李元淪金部郎官吳并令扈從吏部侍郎鄭滋禮部
侍郎唐輝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
史張絢並留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軍
前或押案牘往傍郡收寄在臨安府纔十餘人而已滋
交修乞從便許之 是日侍從官同班入對以上將親
征也

丁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明

州觀察使充樞密副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翊日趙
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上曰擴知兵法
有謀略不止於關將而已孟庾因奏以擴兼留守司參
議官直秘閣新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王圭樞密院計議
官方滋樞密院編修官王循友並充幹辦公事循友巖
叟孫也

圭之辟在丁亥擴在戊子滋循友在十一月戊申今併書之

已而圭以省員

去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圭張大敵數詫說逆劉乃罷

其新除

圭罷憲在十一月壬午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公本入蜀有警乃留何故與他負許大事韓世忠亦謂人曰趙丞相真敢為者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坐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鼎聞諸將之議如此恐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為不侔然漢

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賈勇

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此據趙鼎事實

附入但所云韓世忠言胡不將官家入福建穩處生江上之事付之我輩或不可則少避之俟春首敵退徐議何害此與建炎三年閏八月世忠奏上語殊不同恐傳聞未必實或可削去

參知政事沈

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神

祠及名山大川並遣官致祭從之

嚴州桐廬縣進士

方行之獻家財六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

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是日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趣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楊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繪顧良臣曰幸免管押二字亦是光華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偽界引伴官牒付良臣等令賫執於阻節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沓至世忠出

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留食良臣等辭以

欲見參議官陳楠提舉官董收遂過楠等共飯

熊克小歷稱世

忠置酒與良臣別盃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蓋承墓碑之詞今從王繪甲寅錄

世忠遣人傳刺

字謝良臣繪且速楠等還楠收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楠
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為託泣數行下左右皆傷怛晚
宿大儀鎮翌旦行數里遇敵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
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
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幾

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
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
將聶呼貝勒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州
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秦中
丞何在繪荅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聞作相今
罷去得非恐為軍前所取故邪繪曰項實居相位踰年
堅欲求去無他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
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

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又云元帥已到高郵三太子已到泗州是行皆劉齊間諜所致劉總管謂韓家有幾萬岳家有幾萬俱在淮南自入境來何嘗見一人一騎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聒呼貝勒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陣之

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
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
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搃馬
足敵全裝陷泥淖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通贊遠孫也

趙雄撰世忠神道碑王自鎮江濟師會朝廷遣魏良臣
使金至維揚王置酒送別盃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
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
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
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
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攻良臣至金營
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烏珠疏知兵聞大軍倉
卒南還喜甚與羣帥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鎮五

里所王縱敵騎過五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
四發五軍旗號與敵旗雜出敵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
隊各持長斧斫馬足敵全裝陷塗淖弓刀無所施王東
西麾勁騎四面蹂之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十餘里
烏珠乘千里馬以遁積屍如邱垤擒其驍將托卜嘉女
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
山堂齊軍勢大震烏珠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責已將
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趙姓之遺史世忠以董敗軍於天
長以解元屯于承州親與呼延通率十餘騎綽路去大
儀鎮十餘里遇金人鐵騎二百餘世忠與通方立馬議
所以待之有三四十騎直衝世忠與戰不利金人有曉
將獨戰世忠世忠力疲通自後攻金將世忠墜馬幾被
執通救止之世忠復得其馬回顧金人百餘騎許世忠
據坡坂扼其路以弓箭當之世忠得還二書不同如此
熊克小歷多據墓碑日歷韓世忠申十月十三日親領
軍馬渡江到揚州大儀鎮逢金人掩殺趕及二十餘里

又有伏兵把頭迎敵，斫殺至酉時，殺敵尾，斃殘零兵馬，走回天長縣。以北四散，前去殺死蕃人橫屍二十里。不令斫級，活捉到萬戶千戶百人，長以下，托卜嘉等二百餘人，奪到蕃馬一百餘疋，衣甲弓箭器械等物三千餘件。以世忠捷奏考之所獲人馬，亦不及墓碑之數。蓋世忠行狀誇言之，雄不深考耳。以諸書參究，此時完顏宗弼實不在大儀軍中。又據所申，擄到器甲弓箭果三千件，亦安得便與平山堂齊耶？如遺史所云，則其捷太小。今且參取其書之更須詳究也。世忠又遣董改分兵往天長縣，遇敵于

鷓口橋，擒女真四十餘人。

熊克小歷稱改與敵戰于天長軍亦誤。按此時魏良臣正

在天長今從日歷

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

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沈與求曰：世忠平日慷慨。

慨自許恐其乘勝追襲深入更宜戒其持重上曰朕已
戒其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令戶部支銀帛萬匹兩犒
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敵騎蹂踐中原未嘗
有與之戰者今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
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
遲上曰兵事豈可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
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

臨機制變
指揮在此

庚寅月

已丑尚書禮部侍郎唐煇兼權兵部侍郎 金人圍濠

州 是日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
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之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
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要之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
廟下自引四百人伏於路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
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
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
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

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人果徑趨城
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旂以招伏
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
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
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

世忠神道碑
解元至高郵

敵敗去按日歷捷奏無成
閏名今從趙姓之遺史

初聶呼貝勒既敗歸召奉使

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敵騎擁之而前
貝勒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

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指天號呼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令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吉嚕少監李聿興來迓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為江南欲守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師直為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曾

經略定交與大齊後來江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不備良臣等云經略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漢州縣皆大齊已有之地何為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漢之地王倫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為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岳飛收復即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

呂中大事
記建炎元

年遣傅雲使金二年遣宇文虛中使金此汪黃為之也
三年遣洪皓崔縱張卬杜時亮四人亦汪黃為之乎紹
興八年再遣王倫此秦檜為之也十一年遣魏良臣何
蘄之徒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今納賂則孰富於京室
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
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
此乃晉人征繕立國之策漢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不
得已則如李綱所謂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今尋
諸仇讐而請
之何義乎

吉嚕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此軍中

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奈何更求復故地
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為
怯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從却是

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止是本朝一附庸
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往回繪
等云星夜兼程往來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帥已
令譯作番字一二日可得見矣吉嚕契丹人聿興宣和
三年進士高第金用為樞密院令史至是從軍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忠厚迎奉泰寧寺昭慈聖獻皇后
御容往穩便州軍安奉忠厚援故事乞補門客曹雲登
仕郎上曰昭慈聖獻皇后頃在瑤華宮三十餘年當得

恩澤近八十員未嘗陳請忠厚受昭慈之訓亦不敢以私事干朝廷今此門客恩澤既有故事宜與之朕見漢唐后家亂政累朝母后之賢非漢唐所可擬議沈與求曰昭慈再安社稷其功至大上曰前日合得恩澤俟軍旅事間給田以賜忠厚庶幾少慰昭慈在天之靈

壬辰輔臣奏事上因言朕出使河朔見汪伯彥為郡守頗有可觀及作宰輔一無可取所謂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為滕薛大夫也沈與求曰黃霸為宰相聲名減於

治郡時蓋其才有短長不可彊也上曰若伯彥得為黃
霸之流乎與求曰伯彥安足以望此左廸功郎秘書
省正字楊晨特改京官晨為都督府幹辦公事持詔書
往四川撫諭上召對而命之後二日以晨守尚書工部
員外郎賜銀二百兩詔書略曰朕命趙鼎以宰相居中
仍兼領西南軍務既總司於朝廷益增重於使權遲俟
來春改圖近弼綏爾衆士庸副朕懷肆命屬僚往宣德
意先是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聞鼎以都督

入蜀遺大臣書言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使入蜀以擾之豈為宣撫者固欲重困州縣乎蓋張官置吏屯師聚兵所過所留征求調發勢有不得不然者耳況今四川危動民困財竭乃欲以大臣出使將帶官吏抽摘諸軍又入蜀地征求調發號曰圖秦竊恐秦未可圖而肘腋腹心之變先起矣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有如近復襄鄧等州都督之行就嘗措置撥軍屯守兵勢愈分孰若命大臣或大將益重兵聚資糧守荊州

以據長江之險根本既固然後可以圖秦保蜀料理襄漢經略中原隨宜度勢以次施設荆南前日以二萬人守之亦可今春金人取和尚原關師古既叛階成州一帶無人控扼上流勢須益兵非有五萬之衆錢糧非有三年之儲且將不假歲月責之近效亦豈能勝其任也會鼎入相乃命晨諭指西帥馬定國軍承宣使秦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秦州兼節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璘為熙河蘭廓路經略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

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
楊政為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陽府同統制關外軍
馬兼節制成鳳興州用宣撫司奏也關師古之叛也其
所部階成二州猶在故命璘政分領之自富平後五路
之地悉屬偽齊經略使虛名而已

癸巳韓世忠遣武功郎趙何來獻捷詔遷何一官 太
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
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

子孫自是為例 是日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引軍屯建康府

甲午尚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舍人王居正兼禮部兵部侍郎 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緡且調發軍馬財無所從出故令民輸紬者全折輸絹者半折見錢每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愈重汝嘉等又請

江浙絲並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計綱

起發赴行在 遣侍御史魏矸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
田如鼇往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
磯上命趣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
私隙莫肯協心矸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衆我寡合力
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滅怨隙
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矸因勸之移書二
帥以示無他使為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
世遂以書奏于上

熊克小歷附此事於十月朔恐太早日歷十八日甲午魏矸特引進對丙

中田如籠狀奉旨差出計議軍事日下出門據此則石等之行當在世忠奏捷之後今併附甲午更俟參考

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光世聞金齊合兵謂人曰劉麟逆子可唾手取若雜以金兵當日月以冀參議官直微猷閣馬觀國曰金人長於騎射兼以獷悍其鋒誠不易當龍圖閣直學士陳規奉祠居城中奮謂曰相公蒙國厚恩義當仗忠赤激士氣以報參議夷人也是亦人而

已此據曹筠撰規行狀增入行狀又云光世引兵而西金人遂歸河南地按金還河南在九年春去此已遠若係於六年入犯之後則光世已先在合肥不在太平州間命筠誤也今移擬附見庶不抵牾

丙申以車駕將發不視朝內殿進呈劉光世報劉豫散

出榜文有欲窺江表之言

榜文已見九月乙丑

上曰豫父子逆亂

如此皆朕不德所致然以朝廷事力遣一偏師豫可擒也徒以二聖在遠故屈已通和覬還鑾輅今乃挾彊敵之兵復入為寇此安可容忍沈與求曰和議乃金人屢試之策不足信也 左承議郎新知袁州劉一止為兩

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除名勒停人范仲熊叙右承事郎仲熊始坐明受中為郎遠謫至是刑部引赦乞叙右

通直郎與差遣趙鼎以仲熊連姻特降五官 是日金人陷濠州守臣閻門宣贊舍人寇宏棄城走右宣教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為所殺先是宏率軍民守城城中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女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為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宏作鐵槌上施狼牙釘有沿雲梯而上者以槌擊之頭齧與腦皆碎屍積于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凡八晝夜不休宏

知不可為乃開北門棄妻子携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將出也聲言登舟欲以計破敵奉卿信之既而乃知欲為遁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攜一妾兩子而棄之死地耶宏以奉卿為怨已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右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家二人

奉卿五年二月戊戌贈官

宏既去權兵馬鈐轄

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自東門投拜金人問

宏之家屬何在成曰偕去矣已而聞為成所匿遂斬成

于市取宏奉卿家屬寘于軍中以其將趙榮知州事初
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執黑旗者
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死統領官丁元與敵遇于
十八里洲敵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毋得負國於是一
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並贈承信郎錄其子

云

明年七月
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發宿頓次序上曰朕奉已至薄
况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為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

治道路為名並緣為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逡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敵騎必有反顧之患上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遲機事一失恐成後悔宜速諭之 右宣義郎裴祖德

除名祖德以濫賞改官居憂中冒覃轉及章服又妄稱職名為言者所論下大理祖德具伏又嘗從統制官王進岳飛王民得空名告身給賣富民入已刑寺當徒三

年特責之

戊戌上登舟發臨安府

趙姓之遺史云金人在淮甸張俊軍鎮江府趣波江出戰有遲

疑未渡之意朝野驚恐趙鼎見上屢請車駕早幸江上首肯之既退即為中官沮止至是鼎請上親征且曰軍民百姓皆望陛下親征內中官未肯若陛下幸江上則諸軍皆盡力禦敵矣中官未見陛下親征之利也臣欲乞陛下發遣近上中官赴都堂臣具酒醴待之諭以禍福然後親征可決上從之遂發左右親近十餘人詣都堂鼎具酒醴以宗廟社稷安危之計諭之且曰諸公見上贊成其事俟退敵回鑾則共享安逸之福衆諾之議遂定即命草詔按此說皆不見於他書今且附此恐須參考

奉天章閣祖宗神御

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

以其軍從上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

而已上既發乃命六宮自温州泛海往泉州

此月丙晚申降旨

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上

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

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不

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米之數然後行

沈與求曰豈唯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

下故賞則知勸罰則知畏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衆鼎

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詔沿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當重行黜責時右司諫趙霈言浙右諸郡項罹兵火瘡痍未息民力未蘇今戎輅進發又慮州縣官吏不能上體德意帝慕之飾務極於鮮華膳羞之進徧搜於珍異或調發人夫或差科舟船誠不可不為之禁故有是旨 湖北制置使岳飛遣屬官孔戊來奏事詔特改京官

己亥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翊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
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改右朝奉郎直秘閣本司參議官
陳楠以所俘女真一百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
乞厚加贈恤上感然曰使人死於鋒鏑之下誠為可憫
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埋殯仍歲度童行一名
照管今胡松年尚在鎮江可令就設水陸齋致祭沈與
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
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鼎曰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

功行賞與他時不同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
有成功乃詔改真除宣州觀察使稍遷右朝奉大夫充
秘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元落階官為同州

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為吉州刺史

改等賞功

在此月辛丑今聯書之趙姓之遺史韓世忠奏通之功
乞優異推恩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世忠繳其告命再
奏乞重賞通以勸將士遂落階官按日歷今年五月十
四日癸亥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陞差浙東路兵
馬副都監依舊從軍非因賞功
始除遙刺也恐姓之所記有誤

庚子上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上次吳江縣時知縣事楊同哀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家當費三百緡者其人不伏又械繫之御史

張致遠三上章論其擾民同竟罷去

同三月庚辰放罷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其桌子極弊且有僧寺題識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以清都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天下幸甚

上語在十

一月壬子
今併書之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

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

忠奏劄

世忠劄子不知
所奏何事當考

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

擅權專殺寘二人於極典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

用非人至今痛恨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

過之意可更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

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

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繇
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
為忠臣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
食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為恩以塞予哀
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
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 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提
舉江州太平觀辛彥宗充浙西江東宣撫司幹辦公事
用張俊奏也

癸卯武功郎王權為武略大夫貴州刺史武德郎許世
安為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錄承楚之功也二人皆
淮東宣撫司正將初命進秩二等世忠再乞推恩乃有
是命 詔犒設隨駕諸軍一次時堂吏以下亦援泛海
舊例各支犒設錢有至數十千者及侍御史魏矸自江
上還奏言自臨安至平江四日耳乘舟順流有何勞苦
雖曰激賞庫支其實戶部係省錢也乃命除三省機速
房三省戶房外皆剋還焉

矸奏請在十一月壬子

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奏準金部員外郎張成憲公文支給本軍大禮
賞本司未敢幫請乞依張俊下官兵體例支給許之舊
例俊與楊沂中內二軍賞給人三十千世忠與劉光世
王瓊岳飛外四軍人給二千有奇而已至是俊出為宣
撫使故世忠援以為言初朝廷命成憲應副世忠軍錢
糧成憲言職事別無相干乞用公牒往來奏可自是總
領錢糧官率用此例

日歷此月二十八日癸卯復置宗
正丞等指揮非本年事蓋重疊差

誤

甲辰金右副元帥完顏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
旁有四人皆衣紗袍頭巾毬靴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
昌問勞久之諭云俟三二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
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接伴官李聿興問沈元用在否蓋
聿興晦同年進士故也聿興又言今年本朝試進士張
炳文侍郎出天下不可以馬上治賦丞相問何意張云
事見前漢陸賈傳丞相命以番書譯賈傳而讀之大喜
遂進張兩官繪以久未得歸乃為書獻昌大略言頃蒙

丞相都元帥惠書許以立國爾後江南三遣使未獲成
命聿興不肯受聿興又言其國制度並依唐室因及蔡

靖宇文虛中事久之

王繪紹興甲寅奉使錄云聿興言自古享國之盛無如唐室本朝日

今制度並依唐制衣服官制之類皆是宇文相公共蔡大學并本朝數十人相與評議繪問蔡大學見任荅云見任乾文閣待制他兒子蔡松年見在三太子處作令史近來本朝又在於燕山府用一萬貫錢買一所宅子蔡大學云尤勝如他汴京宅子又曰丞相得宇文相公真是歡喜嘗說道得汴京時歡喜猶不如得相公時歡喜如今直是通家往來時

於是右副元帥昌在泗州右

復支賜宅庫裏都滿也

都監宗弼在天長左副元帥宗輔尚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初
親征詔未至廬州衆譁言棄淮保江愈得旨急錄以示
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津間道告急上命為右迪功郎
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愈遣兵出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
晔合兵擊之敵戰敗却走渡淮官軍入城翌日遂復安

豐縣

仇津補官在十一月七日壬子計其離廬州則在未復壽春已前故附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聶呼貝勒

原書作聶兒字董卷一百三十五又作聶黎字董係一人並誤今改正

托卜嘉

原書作撻也本卷後又作撻寺即闡字也並誤改見卷五

烏珠

原書作兀木誤改見卷一

吉嚕

原書作揭祿誤今改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二
三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滕錄副貢生臣杭光晉

滕錄監生臣任溥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四年十一月丙午朔中書門下省言近今江浙常
平司預借買撲坊場淨利錢一界亦恐奉行違戾乞令
鈐東州縣不得接便騷擾從之先是戶部侍郎劉岑言
費用不貲而豪右兼并之家累年坐收厚利止令預借
一界亦不傷於人情至是又條約焉

存此已見借坊場
錢事未見降旨本

日當考劉岑所云此以十一月庚申岑申明劄子附入

武德郎閣門宣贊舍人

淮南東路鈐轄權通判泗州劉綱就差知泗州時泗州

已為金所據

詔淮南州軍進奉大禮絹等並免先是

和州言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乞蠲免戶部奏展半年中

書舍人王居正言上之所取於百姓之物其名色雖不

同然要之皆因其土地之所出民力之有餘以助縣官

之費一也故朝廷當察民力之有無不當問所立之名

色就其名色論之生辰及大禮進奉乃是臣子用致區

區傾祝饗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朝廷察見民力無所從出固合豫降指揮曲加慰諭以將來生辰或大禮不須依例進奉如此則君臣恩禮上下兩盡朝廷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蠲免盖已非是矧又以係是進奉之物不許蠲免臣竊以為過矣兼和州申述本州殘破無所從出事理顯然伏望聖慈特與蠲免仍乞指揮戶部今後淮南州軍應有似此起發之物更切審度如見得合行除放不須令本處再三申請庶使恩

意出自朝廷人知感悅疏奏從之 江南東路轉運判

官黃子游俞侯並貶秩一等初命二人應副劉光世軍
錢糧光世抵建康而二人皆不至帥臣呂祉奏國家艱
難乃臣子盡瘁之時若人自為計專務全身保家朝廷
何賴遂貶其秩命提刑司劾罪仍趣令之建康應副

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
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
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上曰數年以來廟

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
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
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
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責實之意

中興聖政臣留正
等曰太上皇帝可

謂知備禦之本矣備禦在疆場而所以為備禦者在朝
廷朝廷不治疆場何恃聖訓有曰數年以來朝廷玩習
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誠
非治朝廷之道也然太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不足恃
而以實效大體自圖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誠得備
禦之道宜乎敵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鼂錯有言曰五
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太上皇帝
之聖德固非羣臣所敢望其清光親事法宮不免上勤

宵旰然使當時輔相臺諫之有人少有以上裨聖畫備禦之功又豈止於是也宣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賢能為之任使為是故也

左朝奉大夫知廣德軍李健為江東淮西宣撫司參謀官用劉光世奏也

已酉侍御史魏矼自劉光世軍前還監察御史田如鼇自張俊軍前還並入見 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

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落職依舊宮觀上既追贈陳東歐陽澈官職而中書舍人王居正言宰輔非才誤國亂政求之自昔豈可勝

誅然至於操鄙夫患失之心違臣無作威之戒使人主
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潛
善伯彥不學無術耻過遂非唯思固寵以保身務懲處
士之橫議致東與澈被此淫刑方其威命之行實為初
政之累然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于今六年陛下喜聞
謬諤之聲包容狂妄之士崇獎臺諫詢擇芻蕘導人使
言不吝於爵賞於是天下曉然雖愚夫孺子咸知鄉者
東等之死非出陛下之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

於潛善等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自追咎使潛
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故在不識何
施面目仰視君親伏望特賜睿斷將潛善伯彥無問死
生重加貶削慰四海愛君慕義之心彰二子殺身成仁
之志故有是命

案宋史繫
十月壬寅

庚戌詔承楚泰州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科役仍
撥錢米贍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潘通等遣兵邀擊
金兵俘女真數十既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

是月甲寅
撥江陰軍

米三千石赴水寨乙卯又撥三千石十二月丁亥又撥
四千石今併書之中興聖政趙鼎曰陛下德澤如此
人心益以固國祚益以長矣臣留正等曰兩淮水寨之
民正猶陝西之弓箭手河朔之保甲福建之槍仗手也
無事則力田以自贍有事則固壘以相保縣官拊之得
其術使之因利乘便亦可以助官軍犄角之勢曩者金
人入犯水寨之民頗能邀擊其游騎而自衛其聚落及
敵既退太上皇帝矜其忠而賑恤之德至渥也或聞當
時淮上有司不能奉行太上之旨至招其小過而責償
官帑之所失以是苦之故甲申之警皆棄其寨柵載其
器具漂流於江之南者久之此有司之罪也韓愈有言
賊接界連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却皆能自防識
賊深淺護惜鄉里自備衣糧共相保聚賊平之後易使
為農今日水寨正與此無異帥守部使者安可不遵太
上皇帝之旨而
勞來安集之哉

左迪功郎權華為左承奉郎以薦對

故也 監察御史田如鼇言機事不密則害成比來未
行一事中外已傳皆由省吏不密所致上曰由呂頤浩
不知大體雖鬻食物人亦縱之入故事每漏泄趙鼎曰
舊置中書樞密於皇城内如在天上人何由知自渡江
屋淺而人雜自然不密乃詔應漏泄邊機事務並行軍
法賞錢千緡許人告令尚書省榜諭 詔神武中軍水
軍並令往許浦鎮屯駐

壬子手詔書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

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兇殘而投
鼠忌器之憚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
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實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
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
身造為事端間諜和好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兵
操戈犯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
願挺身而効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
雖自篡承之後每乖舉錯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

刷國家累歲之耻殪彼逆黨成此雋功載惟夙宵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

六師咸體朕意

熊克小歷載此詔在十月已卯今從日歷繫於此日

自豫僭立朝

廷以金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此據

熊克小歷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乞車駕當議進發省罷營

葺以繫軍民之心上曰朕置臺諫本所以正闕失事有規戒未嘗不樂聞昨日致遠奏自吳江至中塗見稱御

前船不計其數此恐是諸司挿一旗幟便為御前船可
速行下幾察禁止乃詔除軍兵營寨外其餘修葺去處
並令孫佑不得應副如違官吏取旨重行黜責 吉州

廂軍魯方等謀為變牢城卒項勝告獲之後以勝為保

義郎 是日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于臘家

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

玠遣從儀以兵入偽地遇敵勝之

明年二月
癸卯奏到

癸丑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便

初子羽既貶會吳玠除川陝宣撫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臣自紹興元年收集散亡踏逐和高原屯駐軍馬控扼敵路蒙宣撫使張浚差參議劉子羽冒鋒鏑出散關與臣商議邊事子羽知臣愚魯為可以驅策知和高原地利為可以必守言之於浚遂差臣充秦鳳路經畧使專要臣措置戰守捍禦金人如錢糧器用之類子羽悉力應辦殊無闕少因此原下之戰屢破金人至紹興二年冬臣又與子羽議和尚原距川蜀地遠終恐糧道不

繼難以持久又於川口仙人關側近殺金平選踏戰地
脩置山寨以備奔衝兼臣和尚原軍馬數目不多又得
劉子羽所管成州及梁洋軍馬臣因而簡練之於川口
併力控扼至今年春金四太子等再領步騎十餘萬衆
攻犯殺金平血戰累日敵兵敗走僅保無虞此豈臣之
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今蒙驟加異數望追還
成命於浚與子羽少寬典刑上曰進退大臣蔽自朕志
豈可由將帥之言况朕於浚既罰其過詎忘其功可聽

子羽自便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材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

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曰臺諫人主之耳目蓋欲裨聰明以助賞罰也倘徇己好惡以誤人主之聽俾賞罰不當無以服天下之心豈不辜人主委寄哉此太上皇帝欲勵耳目之官至言陰德以警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以加任耳目者可不知戒乎

甲寅左宣教郎太平州州學教授王言恭上書臣有愚

計可以大助國用不唯不斂於民兼亦不拂人情不傷國體不失民信數月之間定有實效但臣管見事屬至密踈遠小臣不敢求對清光願許臣暫至行在見宰執委曲陳之詔本州守臣取索所陳實封繳進

丁巳手詔曰朕以逆臣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為退避自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下罪己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動衆勞人懼所

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懷尚覲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以體朕意凡借貸催科有須於衆者毋得縱吏並緣為姦凡盜賊姦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歛容姦玩寇失機察之方致使吾民橫罹困苦有一于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廷臣循行郡國執政奏遣神武中軍統領官范溫蕭保率海舟至淮口以來邀擊敵馬上曰須令楊沂中遣統領官朱師閔統率以行令溫等

權受師閔節制蓋欲犬牙相制決無他虞也保燕人温
本山東義士故上訓及之趙鼎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
武德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淮南東路宣撫
使韓世忠言遇大禮恩乞長女封號吏部言世忠非見
任宰執難以施行詔特依所乞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
按行江上故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來自如通泰出
納鹽貨如故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

鼎曰退既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既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逆離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衆與求回言沿江居民旋造屋為肆敵雖對岸畧不畏之

熊克小歷載與求按行江上事於十

一月庚戌已前注云據趙鼎事實修入不得其時事實言久之張浚來自閩中則知此事在浚未至之前也按日歷十一月戊午有旨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候沈與求回日依舊是時孟庾在臨安與求獨為參知政事不

容十餘日始差權官當是與求出
門而松年攝其事也今移附本日

是日金人陷滁州

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府淮東宣撫
使韓世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移軍常
州

已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
事浚之未至也左宣教郎喻樗說趙鼎除浚闕浙江淮
宣撫使以為後圖鼎大以為然及入奏上曰且在經筵

亦可

喻樗語錄曰樗先受趙鼎辟為川陝都督府屬官
既罷行因過平江見鼎曰相公此舉未知果有萬

全之計或賭米一擲也鼎曰亦安保萬全事成幸甚不成遺臭萬代矣擣曰張樞密在福今只名之恐浚巡未至若直除闕浙江淮宣撫使不許辭免則命到之日便有府庫軍旅錢穀樞密來路即我之後門也鼎大以為然明日入奏久之上曰且在經筵亦可

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

金兵之在淮東者上從之及入見上問鼎浚方畧如何

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上復用之

詔平江府城內舟船輒留燈火者如開封府本法斷

罪以右司諫趙需援臨安已得旨有請也

臨安指揮未見本年月

庚申詔防江諸軍賜燕準備將已上並預坐遣刑部尚

書章誼押伴

熊克小歷今年十月書是月樞密都承旨章誼為戶部尚書此蓋承戶部題名之誤

誼今年七月自都承旨除刑書十二月兼權戶書明年正月正除今各附本日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

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儻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

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醜

類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

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

大則鑿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

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
詔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
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
借親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
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
其為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
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偽
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善後之計哉今

日為退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
知敵非送死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望
降出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
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
以奏疏附之執政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
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
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既而綱聞上幸平江又條
陳宜防備者有四曰生兵曰海道曰上流曰四川至於

保據淮南調和諸將增置禁衛廣備糧食措置戰艦水軍及經畫楊么凡十事以告輔臣 直祕閣知平江府

孫佑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佑言仇怨交攻身既

危殆乞一待次差遣故以命之翌日復令如舊

佑言仇怨交攻

事當考

壬戌詔諸司見占客船並令日下放還違者抵罪張浚

之出師也多奪取士民舟船如被寇盜

此據趙銜之遺史

而諸

司所占又以準備遷移為名拘留不已言者慮其失業

故條約之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為樞
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脩撰知鼎
州程昌寓復徽猷閣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 權禮部
侍郎唐輝自崑山入見請令沿江守令調卹淮南士民
之渡江者仍許借官屋以居從之 武經郎前知濟州
兼管內安撫司公事楊珪為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兼閭
門宣贊舍人珪初以子弟所授官後仕劉豫至是來歸

自言失武經郎已上告勅朝廷因其所稱而命之遂以

珪知邵州

珪除郡在是月辛未

是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

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與敵遇於滌州之桑根
敗之生擒十餘人赴行在後錄其功進德官五等將士

受賞有差

明年二月丙申賞功

甲子手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首倡
大義固有功於王室仍雅志於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
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乘敵首勝之後慨然請行究

所施為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風聞之誤蓋無足恠比復召浚寘之宥密而觀浚恐懼怵惕如不自安意者尚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先是浚上疏辭免除命且言臣以淺薄之姿偶緣遭遇寢獲使令仰惟陛下任之太專待之過厚而有怨於臣者竊毀之備至有求於臣

者責望之或深上賴聖智之獨明乾綱之自斷保全微跡不為廢人夫以失地喪師累年無成臣之罪惡臣豈不知至於加臣以大惡之名陷臣於不義之地隳臣子百世之節貽孀親萬里之憂言之嗚噎痛隕無已訓詞所戒傳之天下付在史官臣復何顏敢玷班列趙鼎因言陛下幸聽臣言驟用浚恐臺諫未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故有是詔 詔左承直郎兩省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吳臬令引對臬建康人以薦

者得召見而閣門下著令初上殿臣僚具名銜隨事申
三省樞密院審察乃命先審而後對臬言萬騎所過雖
膳羞亦無所取而培克貪墨之吏轉以應副軍期為名
哀歛錢物動以萬計官收六七吏取三四願下明詔非
朝廷指揮自以軍期科率者借無侵盜並坐贓罪雖有
朝旨因而騷擾者重寘典憲詔諸路漕臣覺察遂以臬
為左通直郎將作監丞

臬奏疏降旨及改官在是月
戊辰除監丞在十二月丙辰

建州禁卒江勝與其徒謀劫庫兵以叛為軍士葉榮所

告守臣江少虞捕斬之後以榮為保義郎

乙丑湖北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言襄陽等六州歸業
人戶全闕牛種乞量借官錢竝起稅日分四科隨稅送
納又乞支降錢米養贍官兵修葺城壁樓櫓應官私欠
負並行蠲放州縣官到罷各轉一官選人改合入官仍
以招集流亡多寡為殿最詔賜飛度牒二百道為贍軍
修城之費其餘皆從之

丙寅遣內侍李肖往劉光世岳飛軍汪浩往韓世忠張

俊王瓌軍撫問將士家屬仍賜錢有差

三宣撫軍各萬緡岳飛三千緡

王瓌二千緡

初河東忠義軍將趙雲嘗出兵與敵戰至是敵

執其父福及母張氏以招之且許雲平陽府路副總管

雲不顧遂殺福囚張氏於絳州久之雲間道奔岳飛軍

中既而飛遣雲渡河雲因擊曲垣縣復取其母飛以為

小將

此據紹興十二年六月丁丑雲自叙狀增入蓋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事故附于此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為去

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陛下言之漏言

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為去就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朕於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俊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曰仁宗時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為辭不旋踵報罷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辦

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相得於內則可相忘於

外故至誠不必事形迹此自古聖君賢相相與之美事伊尹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其身而不以為嫌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以朋指其君申言之而不以為過是數者若責以形迹無乃有大不然者乎惟其相

得之深故一切相忘而不論太上皇帝於君臣之間欲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臣竊謂此自古帝王之用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鄭公以事形迹戒太宗今太上皇帝乃以事形迹戒其臣太宗賢君也視太上皇帝之聖德其不侔如此臣謂非後世之所及信矣

戊辰趙鼎言臣等商議望陛下降一詔書開示從偽之臣勢不獲已他日來歸亦不加罪如張孝純李鄴子弟服在近僚可見陛下恩意上曰中原陷沒致士大夫不幸汚於僭逆皆朕之過又諭卿等為社稷大計不厭反復熟議鼎曰臣等夜以繼日惟恐智慮有不及又豈敢

不勉浚曰前此廟堂事多是商量不合至有一事各持其說數日不決者上曰趙鼎剛正可與同心腹如向來議論使事席益來朕前終無一言胡松年曰益非不曉達但恐懷姦自私爾上曰君臣相與當以至誠一有容

私其間事功何由濟邪

十二月丙戌降詔如鼎請

已巳右從事郎程晟為江東淮西宣撫司準備差遣用

劉光世奏也

晟願孫已見

盜區稠攻樂昌縣廣東兵馬鈐

轄韓京遣統領官趙煥捕斬之既而為餘黨所逐馬陷

淖煥死於陣後贈二官錄其家一人

煥贈官在明年閏三月辛未

是夜淮西宣撫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執偽知府王靖詔賜師晟金帶後錄其功二人各進官四等將士受賞者二千九百九十

六人

師晟等明年二月巳丑轉官

庚午上按神武中軍射士于內殿召宰執趙鼎張浚胡松年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命坐賜茶 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孫近言伏見朝廷以邊警未寧專

意戎事凡常程庶務一切罷止臣竊謂多事之際搜求人材可與圖事揆策折衝禦侮者正今日所急與夫內外刑獄待報而決者不唯凝寒之月淹繫可憫亦恐非所以感人心召和氣也欲望申詔大臣凡人材之可用者以時采擢使赴事功而具獄之當決者且令一面斷行苟刑名文牘之煩不欲以費廟堂日力則刑部長貳許按格法權宜裁決其有甚可疑者乃以上聞庶幾不廢內修政事之意從之

詔岳飛母太恭人姚氏特封

榮國太夫人廬山東林寺僧慧海賜號佛心禪師初飛
遣本軍提舉事務武功大夫劉康年來陳乞襄漢功賞
而康年用飛備紙乞奏子雷文資等三事朝論以奏文
資為不可餘皆許之其後飛言臣近蒙恩以收襄漢功
寵加旌節臣具懇辭不敢祇受敢謂康年於國家多事
之際輒以私門猥瑣希求恩寵望寢前命仍將康年正
朝典詔飛母封號係特恩餘令改正康年依衝替人例
其所得襄漢功賞仍奪之

飛奏至在明年正月壬子

辛未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彌大復徵猷閣
待制知靜江府 起復秘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知
鼎州左朝奉郎張翥知岳州上覽除目問翥才術如何
趙鼎曰聞其能辦事上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用
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
一小人則小人進上曰君子剛正而易踈小人柔佞而
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右司諫趙霈
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上曰此

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
每如此何患不能協濟中興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暫安

虛文細務又復出矣上曰趙鼎記此可為戒

中興聖政
臣留正等

曰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本朝因之丁
謂著景德會計錄田況著皇祐會計錄蔡襄著治平會
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總括國計杜失謾制
豐耗量入為出也太上皇帝因諫臣之言以謂此疏極
關治體惜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聖嗣興以恭儉先
天下比命計臣置版籍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盡矣
量入以為出則會計之書不可
以不作也願詔諸儒踵成之

直徽猷閣兩浙轉運

副使李謨言平江今歲苗米三十四萬石而逃田開閤

四萬餘災傷減放八萬餘平江最係上色肥田豈有逃
絕若干之理又慮檢放不實乞下憲司委官覆實如所
委官隱蔽許監司互察先是謨言浙路上供稽緩乞秀
湖州平江府委謨督責緊切催納故有是請戶部乞許
之中書舍人王居正言陛下仁卹百姓之心形於詔旨
行於赦令四方守令固未必能上體聖意使實惠及人
今州縣一有開閤逃田及檢放災傷去處則監司便指
以為官吏作弊欲寘之於法臣竊以為非陛下本意兼

恐提刑司及所委官觀望保明不實抑勒敷納為害不
細望追寢今降指揮從之 左朝議大夫知和州皇甫

彥丁憂特起復時和州為金所破彥率軍民據守麻湖
水寨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摧鋒軍統制趙秉淵統領
官楊貴將其軍民乘舟南歸秉淵等因縱火大掠士民
倉猝引避水闊舟小沉溺甚衆彥之金帛妓女皆為所
奪

明年正月
壬子行遣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

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趙鼎密為上言今日之舉雖

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計當先定事至
即應之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
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遏不住
則由他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
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據地利時出擾之敵亦
不敢自肆惟不可聞渡江便退即諸將各自為謀天下
事不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
沂中見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

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
等同聲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
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
乃退 是日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
繪歸行在平旦良臣等行接伴官李聿興謂曰侍郎歸
矣如聿興等何時得離塗炭歎息久之行二里許昌擁
三百餘騎相遇于塗問難再三良臣等答昌如初見聿
興之語昌言既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姦詐况小小掩

襲何益於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
中祇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令人來掩不備
如此恐江南終為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
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
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
帥物錄六封乞留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留他書
持去戰而敗錄中物固非我有即勝詎止須此物遂授
良臣等以左副元帥宗輔書

已上並據王繪紹興甲寅通和錄

又為良

臣言當以連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又索金帛犒軍其

數千萬良臣等受書遂自鎮江赴行在

金人言連州以南等語據張浚

行狀云爾按金人前後書辭止欲畫江為界與此不同王繪語錄亦無此說更當詳考

壬申上謂大臣曰朕於羣臣或因其行事或因其獻言每料度曲折十亦得五但恐太察不敢見於所行耳

左從事郎新潭州州學教授錢秉之特改合入官秉之避地廣西用趙鼎薦對而有是命後三日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陛下親乘戎輅總師拒敵此正漢高延酈食

其光武納寇恂之時顧雖韋布卒伍苟有才術足以排
難解紛亦當聽用使羣心聳動共赴功名之會而乃陳
誼無聞改秩罷去臣意朝廷祇以既降上殿指揮不可
中輟既已引見登對例合推恩此豈今日所宜為耶當
拯溺救焚之時襲承平優暇之軌在朝廷一時施設因
成文具使臣下沿例獲賞何以勸功願陛下於延訪之
際稍從慎簡其人才足以任事議論足以戡時者亟加
委用令得摠發所蘊以風厲其餘否則放令自便無徒

啟僥倖之門長奔競之風賞罰二事在軍旅之際所繫甚大惟陛下無輕用之天下幸甚疏奏從之

癸酉直秘閣韓之美通判全州之美守德安召還而有是命是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金人所言且謂金有長平之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人為敵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為

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
將士見浚來勇氣自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